

中国历代文化丛书

历代兴衰演义

(下)

[清] 魏 抚 著

 華齡出版社

目 录

第 一 回	盘古王一出世初分天地	(1)
第 二 回	至三皇传多氏渐剖乾坤	(5)
第 三 回	五帝起亶聪明创制立法	(7)
第 四 回	尧让舜舜让禹总为斯民	(14)
第 五 回	夏后氏四百年一十七世	(22)
第 六 回	殷汤氏三十世六百余春	(26)
第 七 回	成周氏至平王迁都洛邑	(31)
第 八 回	齐桓公晋重耳五霸称尊	(35)
第 九 回	简王后至灵王时生孔子	(43)
第 十 回	李老子释迦氏说法谈经	(52)
第 十 一 回	周社稷八百年三十七世	(59)
第 十 二 回	九州中诸列国并入强秦	(61)
第 十 三 回	秦无道四十年止传二世	(74)
第 十 四 回	六国人并楚汉起义争衡	(81)
第 十 五 回	汉高祖定江山一十二帝	(89)
第 十 六 回	二百年遭王莽篡国鸩君	(99)
第 十 七 回	汉光武复中兴一十三帝	(106)
第 十 八 回	二百年曹操起汉室三分	(113)
第 十 九 回	三国志乱纷纷五十余载	(122)
第 二 十 回	汉归曹吴入晋取次销沉	(131)
第 二 十 一 回	司马晋五十年五胡大乱	(141)
第 二 十 二 回	走江东承旧统百岁云奔	(151)

第二十三回	宋齐梁传陈国俱都江左·····	(161)
第二十四回	索头魏分齐周北地称尊·····	(172)
第二十五回	周并齐隋篡周平陈一统·····	(185)
第二十六回	四十年弹指过海内风尘·····	(194)
第二十七回	唐高祖立根基二十一帝·····	(202)
第二十八回	三百年捱不到祸乱相寻·····	(210)
第二十九回	朱温起号梁朝归于李氏·····	(233)
第三十回	晋灭唐汉继晋郭氏周承·····	(249)
第三十一回	宋太祖统中原未能混一·····	(266)
第三十二回	西北边辽金夏不住相争·····	(287)
第三十三回	康王构仗名将偏安半壁·····	(299)
第三十四回	三百年元世祖一鼓而吞·····	(325)
第三十五回	蒙古氏九十春群雄并起·····	(330)
第三十六回	壬辰年明太祖应运龙兴·····	(337)
第三十七回	二百有八十年一十七帝·····	(352)
第三十八回	李自成犯京邑社稷摧崩·····	(376)
第三十九回	天付与大清朝升平万岁·····	(391)
第四十回	混乾坤归一统海晏河清·····	(403)
第四十一回	大清朝膺景命二百六八·····	(412)
第四十二回	洪杨起据金陵南北构兵·····	(420)
第四十三回	曾文正左文襄同心秉政·····	(435)
第四十四回	十八载灭洪杨四海安宁·····	(442)
第四十五回	庚子年拳会起迁都陕地·····	(452)
第四十六回	灭拳会订和约太后回銮·····	(459)
第四十七回	孙逸仙造革命排满兴汉·····	(475)
第四十八回	清宣统逊帝位民国成立·····	(482)
第四十九回	移政府北京城袁公就任·····	(491)

第 五 十 回	沪宁站宋教仁中弹亡身·····	(497)
第五十一回	摧残国民党宁赣双独立·····	(518)
第五十二回	欧事风云日人乘间要求·····	(524)
第五十三回	袁世凯称帝唐都督誓师·····	(532)
第五十四回	袁项城殡天段祺瑞组阁·····	(541)
第五十五回	督军团要挟黎总统失权·····	(548)
第五十六回	猛张勋复辟冯总统就任·····	(552)
第五十七回	任私人遭物议李纯自戕·····	(557)
第五十八回	为选举曹吴联军败雨帅·····	(575)
第五十九回	奉直失睦张吴再决雌雄·····	(584)
第 六 十 回	吴佩孚失机退驻鸡公山·····	(589)

第三十三回 康王构仗名将偏安半壁

诗曰：

铁甲将军夜过关，马蹄到处骨如山。
气高无奈乌江阻，色重方知蜀道难。
长夜酒能倾社稷，琼林富不救饥寒。
若将四堵墙推倒，海晏河清日月闲。
物换星移几度秋，鸟啼花落水空流。
人间何事堪惆怅，贵贱同归土一丘。

却说北宋徽、钦二帝被虏，金人立张邦昌为楚帝，张邦昌不敢居，先迎元祐孟太后入居禁中，垂帘听政。又遣人至济州，迎立康王构。丁未五月，王发济州。至应天府，张邦昌来见，王慰谕之，命筑坛于府门之左，王登坛即位，大赦改元，是为南宋高宗。高宗恸哭，遥谢二帝。是日元祐皇后在东京撤帘，遥尊靖康帝为孝慈渊圣皇帝，遥尊母韦氏为宣和皇后，后尊为太后，遥立妃邢氏为皇后。

初，徽宗生帝时，梦吴越王钱镠入宫而生帝。后都临安，寿八十一，与镠同。又为康王时，遣为质于金，以射矢连中，金疑为将家子，遣还换质。既而得实，悔而急追之。高宗因奔走疲倦，卧崔府君庙中。梦神人醒之曰：“金人追将及，可速去之，已备马于门首。”高宗惊觉，马在侧，遂跃马南驰，既渡河，马不复动，视之，乃泥马也。高宗以李纲为相，李纲请罢张邦昌王爵，安置潭州，及受邦昌伪命臣僚王时雍、吴玠、莫俦、孙觌等有差。封赠诸路死节之臣，還元祐党籍入官爵。遣宣议郎傅雱使金军，通问于二帝，且致书于粘没喝。时议定都之所，李纲言关中为上，襄阳次之，建康为下，请先幸南阳，以收人心。而黄潜善、汪伯彦阻之，上遂决意东幸，如扬州。纲所陈论，其言切直，帝初无不容纳，至是惑于黄潜善、汪伯彦之言，常留中不报。纲因求去。遂罢纲，提举洞霄宫。纲罢，凡纲所规画军民之政，一切废搁，而国事不可为矣。前太学生陈东、布衣欧阳彻上书，乞留纲，黄潜善、汪伯彦以语激怒帝，言复将鼓众，帝斩陈东、欧阳彻于市，天下冤之。

立沿河沿江淮帅府，以宗泽为东京留守，知开封府事。时敌骑留屯河上，金鼓之声，日夕相闻，而京城楼橹尽废，兵民杂居，盗贼纵横。泽威望素著，既至，捕诛盗贼，抚循军民，修治楼橹，屡出师以挫敌。有王善者，河东巨寇，拥众七十万，泽单骑驰至其营，泣谓之曰：“朝廷当危难之时，使有如公一二辈，岂复有敌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效力。”遂解甲降。又有杨进、丁进、王再兴、李贵、王大郎等，各拥众数万，往来京西、淮南、河南、河北等地，侵掠为患，泽悉招降之。于是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领招集之兵；造战车千二百乘，又据形势，立坚壁二十四所于城外，驻兵数万；又沿河鳞次为连珠砦，结河北、河东、山水砦忠义民兵。于是陕西、京东、京西诸路人马，咸愿听泽节制。泽累表请帝还京，而帝用黄潜善计，决意幸东南，不报。

秉义郎岳飞，犯法将刑，泽一见奇之。曰：“此将才也。”会金人攻汜水，泽兵五百骑授飞，使立功赎罪，飞遂大败金人而还。泽升飞为统制，谓之曰：“尔智勇才艺，古良将不能过。然好野战，非万全计。”因授飞阵图。飞曰：“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泽是其言，飞由此知名。岳飞上书，请帝亲率大军北渡，恢复中原，坐越职言事夺官。时张所为河北路招抚使，飞归诣所，所问之曰：“尔能敌几何？”飞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谋，谋定后战，莫不胜矣。”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补飞为武经郎。张所使都统制王彦，率岳飞等十一将、部七千人渡河，至新乡，金兵盛，彦不敢进。飞独引所部鏖战，夺其纛而舞，诸军争奋，遂复新乡。

明日战于侯兆川，飞身被十余创，士皆死战，又败之。会食尽，飞诣彦壁乞粮，彦不许。飞乃引兵益北，与金人战于太行山，擒其将拓跋野乌。居数日，又与敌遇，飞单骑持丈八铁枪，刺死其将黑风大王，金人败走。飞知彦不悦己，遂率所部复归宗泽。泽复以飞为统制。

金主阿哥打第四子兀术犯东京，东京留守宗泽遣将前后夹击，大败之。金自是不敢犯东京。泽前后请帝还京二十余奏，每为黄潜善、汪伯彦所抑，忧愤成疾，疽发于背。诸将入问疾，泽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尘，愤愤至此。汝等能歼敌，我死无恨。”连呼“过河”者三

而卒，都人号恸。讣闻，赠观文殿学士，谥忠简。泽子颖居戎幕，素得士心，都人请以颖继父任。帝不许，命杜充代泽。充酷而无谋，悉反泽所为，于是豪杰离心，降盗复去剽掠矣。

张恂荐刘豫起为济南知府。豫不愿行，请为东南一郡。执政不许，豫忿而去。金挾懒围济南，刘豫遣子麟御却之。挾懒遣人啖豫以利，豫惩前忿，遂杀济南骁将关胜，率百姓降金。百姓不从，豫缢城纳款。

帝以黄潜善、汪伯彦为左右相。时金兵横行，盗贼蜂起，二人皆不以闻。金粘没喝入寇，围徐州，知州王复死守，城陷，阖门百口皆被杀。诏刘光世阻淮以拒金。光世兵溃走还，金粘没喝遂陷天长军。报至。帝即披甲乘骑，驰至瓜州，得小舟渡江，惟护圣军卒数人及王渊、张浚等从行。日暮至镇江，时汪伯彦、黄潜善方率同列听浮屠克勤说法，或有问边耗者，犹以不足畏告之。堂吏大呼曰：“驾已行矣。”二人相顾仓皇，乃戎服策马南驰。居民争门而出，死者相枕藉，无不怨恨。司农卿黄锬至江上，军士以为黄潜善，骂之曰：“误国误民，皆汝之罪。”锬方辩其非是，而首已断矣。太常少卿季陵，自扬州奉太庙神主以行，未数里，回望城中，烟焰烛天。陵为金人所迫，亡太祖神主于金。金人焚扬州而去。

帝如杭州，黄潜善、汪伯彦以罪免官，以王渊同枢密院事。扈从统制苗傅，自负世为将，以王渊骤迁显职，心不平之。而刘正彦亦以招降剧盗，功大赏薄，怨上。时内侍康履等妄作威福，诸将嫉之。中大夫王世修亦嫉内侍恣横，遂相与同谋，伏兵杀王渊及内侍康履等，劫帝传位皇太子翦，请元祐太后同听政。太后见傅等，谕之曰：“今强敌在前，吾一妇人，于帘前抱三岁儿决事，何以令天下？”傅等不从，遂迫帝禅位于翦，改元。敕书至平江，张浚知必有兵变，谋起兵讨之。张浚亦知其伪，即引所部至平江。浚与俊语，相持而泣。敕书至江宁，吕颐浩曰：“是必有变。”遣人寓书于浚，且知刘光世于镇江。会韩世忠由海道将赴行在。张浚曰：“世忠来，吾事济矣。”因白浚，以书招之。世忠以酒酹地曰：“誓不与此贼共戴天！”至平江见浚，浚乃草檄，声苗傅、刘正彦之罪，与韩世忠、张俊、刘光世、吕颐浩合兵讨之。傅等忧恐，莫知所为。朱胜非劝之，速请帝还宫，可以免

祸。傅等遂帅百官朝帝于睿圣宫，帝慰劳之。苗傅、刘正彦以手加额曰：“圣天子度量如是也。”遂请帝复位。吕颐浩谓将曰：“今虽反正，而贼犹握兵居内，若不济，必反以恶名加我。”进败苗翊于临平。苗傅、刘正彦南走，勤王兵入北关。张浚、吕颐浩等人见，伏地涕泣待罪。帝问劳再三，解所服玉带以赐张浚，斩吴湛、王世修等，诛贬逆党有差。帝至江宁府，韩世忠追获苗傅、刘正彦，逆行在诛之。帝手书“忠勇”二字，揭旗以赐世忠。皇太子薨卒。

金人将渡江入寇，诏张浚屯襄、郢、唐、邓，杠充、韩世忠、刘世光分屯江东，以备金。帝如临安府。金兀术入建康，守臣杜充以降。帝闻充降，谓吕颐浩曰：“事迫矣，可若何？”颐浩因进航海之策。帝然之，遂如明州，明州今宁波府是也。金兀术陷临安，遣阿里蒲卢浑追帝于明州。帝航于海，次于定海县。金阿里蒲卢浑陷越州，遂寇明州。张浚使统制杨沂中迎战于高桥，败之。金人陷明州，屠其民，遂袭帝于海，追三百余里。提领海州张公裕引大舶击却之，金人引还，帝走温州。江淮统制岳飞大败金人于广德，六战皆捷。韩世忠以前军驻青龙镇，中军驻江湾，后军驻海口，欲俟兀术师还击之。及兀术由秀州趋平江，世忠乃移师镇江以待之。兀术欲济江。世忠谓其将曰：“此间形势，无如金山龙王庙者，敌必登之，以覘我虚实。”乃遣苏德将百人伏庙中，百人伏庙下岸侧，戒之曰：“闻江中鼓声，则岸兵先入，庙兵继出，以合击之。”及敌至，果有五骑趋龙王庙，庙中伏兵先鼓而出，获其两骑，其三骑则振策而驰，驰者一人，红袍玉带，既坠复跳而免，诘诸获者，则兀术也。既而接战江中，凡数十合，世忠妻亲执桴鼓，敌终不得济，擒兀术之婿龙虎大王。兀术惧，请尽归所掠以假道，世忠不许。兀术窘甚。或谓之曰：“老鹳河故道，今虽湮塞，若凿之可通秦淮。”兀术从之，遂趋建康。岳飞以兵邀击于新城。兀术大惧，复出江中。兀术穷蹙，祈请甚哀。世忠曰：“还我两宫，复我疆土，则可以相全。”兀术见海舟乘风使篷，往来如飞，谓其下曰：“南军使船如使马，奈何？”乃募人献破海舟之策。于是闽人王姓者，教以火箭射舟篷。世忠师溃，兀术始克济。世忠以八千人拒兀术十万之众，凡四十八日而败。金人自是不敢复渡江矣。兀术既济江，大肆焚掠，尽掳建康少壮妇女，自静安镇渡宣化而去。岳飞邀击，大

败之，尽夺所掠而还。

金主吴乞买废徽宗为昏德公，钦宗为重昏侯，徙之韩州，又徙二帝于五国城，去金上京东北千里。宋使洪皓自云中密遣人奏书，以桃梨栗面等献二帝于五国城，始知康王即位焉。庚戌九月，太后郑氏卒于五国城。后六年，太上皇卒。又四年，邢后亦卒于五国城。金立刘豫为齐帝于大名府，畀以河南、陕西之地。豫约世修子礼于金。

初，秦桧从二帝至燕，金王以桧赐挾懒，为其任用。及南侵以为参军。桧妻王氏，色娇美而多智，与挾懒通。至是挾懒纵秦桧还，使为内间。桧与妻王氏俱还，自言杀金人监己者，夺舟而来，遂航海至越州，求见帝。帝谓辅臣曰：“桧忠朴过人，朕得之喜而不寐，喜得闻二帝母后消息，又喜得一佳士也。”先是，朝廷虽数遣使千金，但且守且和；而专意与敌解仇息兵，则自桧始。金人欲窥蜀，刘子羽与吴玠、吴玠等，扼险于凤翔大散关之和尚原。金人知有备，遂引去。金兀术复攻和尚原，吴玠与弟玠伏兵夜击，大败之。兀术中流矢，仅以身免，亟剃其须髻而遁，蜀赖以全。

初，北宋行保甲之法，民有部伍，易聚为盗。北宋末，东南盗贼群起，至是张俊、岳飞大败江淮贼李成等于楼子庄，复筠、江州；俊等复引兵渡江，追成至蕲州黄梅县，又败之。成北走降对豫，张用率众数万降于岳飞，江淮悉平。福建义军范汝为人建州，韩世忠率步卒三万，水陆并进，直抵凤凰山，五日破之，范汝为死，闽地悉平。湖海曹成拥众十余万，据道、贺等州，岳飞击败之，成走邵州。适韩世忠既平范汝为旋师，忽由处、信径至豫章，连营江滨数十里，曹成大惊，率众降于世忠，得战士八万。岳飞大败彭友于雩都，赣州、吉安等地悉平。飞入见。帝手书“精忠岳飞”字，制旗以赐之。

太湖杨么号“大圣天王”。么与刘豫通，欲顺流而下。帝以岳飞为荆南制置使，飞渡江，中流顾幕属曰：“飞不擒之，不涉此江矣。”既破李成，复受命讨杨么，而所部皆西北人，不习水战。飞曰：“兵何常，顾用之何如尔。”乃先遣使招谕之。其党黄佐曰：“岳节使号令如山，若与之战，万无生理。”遂降。飞表授佐武义大夫，单骑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顺逆者，果能立功。欲复遣子至湖中，视其可乘者

擒之，可劝者招之。”席益疑飞玩寇，欲以上闻。俊曰：“岳侯忠孝人也，岳有深机，胡可易言。”益惭而止。黄佐袭周伦寨，杀之，飞表迁佐武功大夫。会有旨召张俊还防秋，飞袖小图示俊，俊欲俟来年议之，飞曰：“已有定画，都督能少留八日，可破之。”俊曰：“何言之易？”飞曰：“因敌将破，敌兵夺其手足，离其腹心，是以易也。”俊许之。会黄佐招杨钦、全宗、刘洗等降，夜掩么营，降其众数万。么舟以轮激水，其行如飞，旁置撞竿，舟逢之辄碎。飞散腐木乱草于水，以碍其轮，使不得动，遂大破之。么技穷，赴水死。果八日而捷书至潭州。俊叹曰：“岳侯神算也。”

初，么恃其险，官军自陆路攻之，则入湖；自水攻之，则登岸。因曰：“破我者除是飞来。”至是人以其言为谶云。湖湘既平，张俊还防秋。俊奏遣岳飞屯荆襄，以图中原。时金兵少息，诏颁黄庭坚所书《戒石铭》于州县，曰：“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令刻石文于州县前。刘豫徙都汴京，使其子麟，以金兵寇淮南。帝以赵鼎为尚书右仆射，兼知枢密事。赵鼎劝帝亲征，帝从之。韩世忠大败金人于大仪，帝自将御金，次于平江。金、齐之师日迫，张浚长驱至临江，召刘光世、韩世忠、张俊等，各出师以御金人。金人围庐州，岳飞使牛皋救之，金兵败走。时挾懒屯泗州，兀术屯竹墩镇，为韩世忠所扼。会雨雪，金馈道不通，野无所掠，杀马而食，番汉军皆怨愤，乃夜引师还。兀术等既去，刘麟、刘猷不能独留，亦弃辎重遁。帝语张俊曰：“赵鼎佐朕中兴，真宰相也。”以赵鼎、张浚为左右相。张浚会诸将于江上，遣张俊屯盱眙，韩世忠屯楚州，刘光世屯庐州，岳飞屯襄阳，杨沂中屯泗州，以图中原。飞在襄阳，累战皆捷，遣牛皋复镇汝军，杨再兴复河南长水县。飞及伪齐李成、孔彦舟连战，皆败之，至蔡州，克其城。飞遣王贵败刘豫之众于唐州。上疏请进军，恢复中原。帝不许，飞乃还鄂州。伪齐刘豫闻之大惧，恐其讨己，告急于金，请先出师南侵，而乞师救援。金主亶召诸将议之，蒲卢虎曰：“先帝所以立豫者，欲其开疆保境，我得安民息兵也。今豫进不能取，又不能守，兵连祸结，愈无休期。从其请则豫收其利，败则我受其弊，奈何许之。”金主遂不许豫，而遣兀术提兵黎阳，以观其衅。于是豫僉乡兵三十万，分三道入寇。刘麟率中路兵，由寿春以

犯合肥；刘猷率东路兵，由紫荆山出涡口以犯定远；孔彦舟率西路兵，由光州以犯六安。刘猷至藕塘，杨沂中迎击，大破之。猷曰：“适见髯将军锐不可当，果杨殿前也。”即与精骑遁去。麟在顺昌，闻猷败，亦拔寨去。杨沂中及王德乘势追麟，至南寿春而还，北方大恐。金人闻豫败来，诘其状，始有废豫之意。岳飞知刘豫结粘没喝，而兀术恶之，可以间而动。会中军得兀术谍者，飞佯责之曰：“汝非吾军人张斌耶？吾先遣汝至齐，约诱致四太子，汝往不复来，吾继遣人问齐，齐已许我，今冬以会合寇江为名，致四太子于清河，汝所持书，竟不至，何背我耶？”谍冀缓死，即诡服。乃作蜡书，因谓谍曰：“吾今贷汝，复遣至齐，问举兵期。”刳股纳书，戒勿泄。谍还，以书示兀术。兀术大惊，驰白金主，于是废豫之意益决。金人袭汴，执刘豫而废之，立行台尚书省于汴。韩世忠、岳飞请伐金，收复中原。不报。

初，何藪还自金，始闻太上皇及太后之丧，帝成服，以王伦为奉迎梓宫使如金。伦陛辞，帝命伦谓挾懶曰：“河南、陕西之地上国既不有，与其付与刘豫，曷若见归下国。”及金人执刘豫，王伦还自金，伦入对，言金人许还梓宫、太后及河南、陕西地，遂复遣之。初，赵鼎、张浚并相，后赵鼎罢，而张浚独相。再后张浚罢，而赵鼎独相。其后赵鼎为越桧所卖。言于帝，以为桧可大任，至是帝以秦桧为相，而罢赵鼎，专主和议，而中兴之望绝矣。帝定都于临安，王伦与金使偕来，议以河南、陕西之地与宋，有诏谕江南为名，不著国号。礼部侍郎曾开当草国书，以太卑弱论之。勿听。于是晏敦复、尹焞、朱松、李纲等，皆极言其不可。胡铨抗疏极言，贬于广州。秦桧以勾龙如渊为御史中丞，以孙近参知政事，凡异己者，尽劾去之，而大权悉归于桧矣。和议成，以王伦为东京留守。伦至汴，金人归河南、陕西之地，以方庭实为三京宣谕使。庭实至西京，先朝陵寝，自太祖以下，皆遭发掘。而哲宗至暴露，庭实解衣复之，归以白帝。秦桧恨之。张焘还自金，帝问诸陵寝如何，焘不答，惟言万世不可忘此贼，帝默然。秦桧患之，二人俱坐贬。

兀术言于金主曰：“挾懶、蒲卢虎主割河南、陕西地与宋，必有阴谋。今宋使在汴，勿令逾境。”伦闻之，即遣介具言于朝。会孟康至汴，伦即使康权留守之任，而身为使者，赴金国议事。会挾懶反，金

人遂执伦索还河南、陕西地。伦力拒之。金欲伦降，伦不屈，冠带南向再拜，恸哭曰：“先臣文正公旦，以直道辅两朝，臣何敢厚命。”遂就死。金兀术撤离喝分道入寇，复陷河南、陕西诸州郡。东京副留守刘锜率所部四万人赴东京，至涡口，闻金人败盟南下。锜与将卒舍舟陆行，急趋至顺昌。谍报东京已降，知府陈规见锜问计，锜曰：“城中有粮，则能与君共守。”规曰：“有米数万斛。”铸曰：“可矣。”乃与规议，敛兵入城，为守御计。时守备一无可恃，锜督取车轮辕埋城上，又撤民户扉，周匝蔽之，凡六日粗毕，而金兵遂围城。锜夜遣千余人击之，杀敌颇众。既而金乌禄以兵三万来薄城。锜用破敌弓，翼以神弩射却之，复以步兵邀击，溺河死者不计其数，金兵乃移寨于李村。锜遣阎充募壮士五百，夜砍其营。是夕天欲雨，电光四起，见辔发者辄歼之。复募百人，折竹为器如儿戏，人持一为号，直入，乘电奋击，闻吹鬃声即聚，电止则匿而不动。敌众大乱，于是终夜自战，积尸盈野，退军老婆湾。兀术在汴闻之，即索靴上马，帅十万众来援。兀术至城下，责诸将丧师之罪；众皆曰：“南朝用兵，非昔日比，元帅临城自见。”锜遣耿训以书约战。兀术怒曰：“刘锜何敢与我战，以吾力破汝城，直用靴尖踢倒耳。”耿训曰：“太尉非但请与太子战，且谓太子必不敢济河，愿献浮桥五所，济而大战。”迟明，玠果为五浮桥于颍河上，敌由之以济。玠遣人毒颍水上流及草中，戒军士虽渴死毋得饮于河。时大暑，敌远来疲弊，人马饥渴，食水草者，辄病。玠士气闲暇，军皆分番休息，方晨，按兵不动，待未申时，敌力疲气索，方出接战，以锐斧犯之，敌大败走，死者数万。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余，兀术遂走还汴。韩世忠遣兵复海州，张俊使王德复宿州，德乘胜入亳州，岳飞收复河南州郡，留大军于颍昌，命诸将分道出战，自以轻骑驻郾城。兀术合龙虎大王、盖天大王及韩常之兵逼郾城。飞遣子云领骑兵直贯其阵。云与金人战，凡数十合，金尸布野。兀术以拐子马万五千。飞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阵，勿仰视，第斫马足，拐子马相连，一马仆，二马不能行。飞军奋击，大破之。兀术大恸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胜，今已矣。”愤甚，复合师十二万，侵颍昌，飞使王贵及子云又大败之。兀术夜遁，追奔十五里，中原大振。飞使梁兴渡河，会太行忠义、两河豪杰，败金人于垣曲，又败之于泌水，

遂复怀、卫州，大行道绝，金人大恐。

飞又大败兀术于朱仙镇，兀术走还汴。飞遣使修治诸陵。兀术欲弃汴北去，有书生叩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兀术曰：“岳少保以五百骑破吾千万，京师日夜望其来，何以得退？”生曰：“自古未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岳少保且不免，况欲成功乎？”兀术悟，遂留不去。时梁兴会太行两河豪杰，结忠义社，中原尽磁、相、泽、潞、晋、汾、隰、卫之境，皆期日兴兵，与官军会。其所揭旗，皆以岳为号。父老百姓，争挽车牵牛，载糗粮以馈义军。自燕以南，金人号令不行。兀术欲金军以抗飞，河北无一人应者，乃叹曰：“自我起北方以来，未有如今日之挫。”金将乌陵思谋，素号骁勇黠桀，亦不能制其下。但谕之曰：“无轻动，俟岳家军来，即降。”金将王镇、崔庆及韩常等，皆以众内附，飞大喜，语其下曰：“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耳！”

时金主亶纵酒荒淫，将士离心，蒙古兵起，国势稍弱，善将者不过兀术一人，大有可为之机。而秦桧方欲画淮以北与金为和，讽台臣奏请诸将班师，且知飞志锐不可回，上言飞孤军不可久留，迺速召还，于是飞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飞愤极泣下，东面再拜曰：“十年之力，废于一旦，良可惜也。”乃自鄜城引兵还。民遮马恸哭，诉曰：“我等戴香盆运粮以迎官军，金人皆知之。相公去，我辈无噍类矣。”飞亦悲泣，取诏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声震野。飞留五日，以待民徙，从而南者如市。飞亟奏以汉上六郡闲田处之。飞还，飞所新复河南府州县，复为金有。飞至鄂，力请解兵柄，勿许。已而入觐，帝问之，飞拜谢而已。

秦桧力主和议，恐诸将难制，欲尽收其兵柄。乃罢韩世忠、张浚为枢密使，岳飞为副使，罢刘锜知荆南府。时兀术遗秦桧书曰：“汝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必杀飞乃可和。”桧亦以飞不死，终碍和议，已必及祸，故力谋杀之。遂讽谏议大夫万俟卨等，交章论飞奉旨援淮西，畏敌逗留，罢为万寿观使，奉朝请。秦桧必欲杀飞，乃与张俊密谋，诱飞部曲能告飞者，优以重赏。卒无应者。闻飞统制王俊善告讐，号雕儿，使人谕之，王俊许诺。乃自为状付王俊，妄言副都统制张宪谋据襄阳，还飞兵柄。执宪赴镇江行，枢密府鞠之。

宪被掠无完肤，竟不伏。桧矫诏召飞父子证宪事。飞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遂与云就大理狱。桧命中丞何铸、大理卿周三畏鞠之。铸引飞至庭，诘其反状。飞裂裳以背示铸，有旧涅“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既而阅实，俱无验。铸察其冤，白之桧。桧曰：“此上意也。”铸曰：“强敌未灭，无故戮一大将，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长计。”桧乃改命万俟卨。卨素与飞有怨，遂诬飞令于鹏、孙革致书张宪、王贵，令虚申探报，以动朝廷。云与宪书，令措置，使飞还军；且云其书已焚。飞坐系两月，无可证者。大理卿薛仁辅等皆言飞无辜，判宗正寺齐安王士请以百口保飞，皆不听。韩世忠心不平，诘其实。桧曰：“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世忠曰：“‘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也？”

韩世忠抗疏言秦桧欺君误国之罪。桧讽言官论之，遂罢为醴泉观使。世忠自是杜门谢客，绝口不言兵，时跨驴携酒，从一二童仆。纵游西湖以自乐，平时将佐，罕见其面。十余年卒。时岁已暮，而飞狱不成。一日，桧手书小纸付狱，即报飞死矣，年三十九。云与张宪皆弃市。凡讼飞冤者，或黜或死。傅成其狱者，皆进秩。洪皓在金，以蜡书奏，言金人所畏服者惟飞，及闻其死，诸酋皆酌酒相贺。

飞事亲至孝，立志慷慨，以必取中原为念。自奉甚薄，凡有所欲为，召诸统制与之谋，谋定而后战，故无不胜。猝遇敌不动，故敌为之语曰：“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张浚尝问用兵之术，飞曰：“仁、智、信、勇、严，缺一不可。”飞好贤礼士，博览经史，雅歌投壶，恂恂若一书生，然忠信激烈，议论持正不阿，卒以此得祸云。

和议成，以何铸签书枢密院事，奉表称臣于金，又割唐、邓、商、秦之地畀金。铸等陛辞，帝召至内殿，谕之曰：“朕北望庭闱，无泪可挥。卿见金主，当云慈亲之在国，一老妇人耳；在本国，则所系甚重。以至诚说之，庶彼有感。”铸至金，首以太后为请。金主曰：“先朝业已如此，岂可辄改。”副使曹勋再三恳请，金主乃许之。遂遣何铸还金使。人以充冕来，册帝为大宋皇帝，归徽宗皇帝及徽宗后郑氏、帝后邢氏之丧。帝生母韦氏，自金归，居于慈宁宫。立贵妃吴氏为皇后。后开封人，习书史，善翰墨，才色俱全，尝戎服侍左右，帝甚爱之。帝怜邢后在金，故虚中宫以待之，至是始立吴氏为后。自是称

臣奉贡，边境稍宁。

秦桧自以为太平莫大之功，专以忌刻贬逐忠良为事。桧趋朝，义士施全挟刀于道，遮桧肩舆刺之，不中，被杀。秦桧必欲杀赵鼎、李光、胡铨、张浚等，及鼎卒，而憾不已，下鼎子汾等于大理狱，诬与张浚、李光、胡寅、胡铨等五十三人谋大逆，狱成，而桧病不能书，得释。诏封秦桧为建康王。是夕，秦桧死。

桧居相位十九年，劫制君父，倡和误国，一时忠臣良将诛锄略尽；开门受赂，富敌于国，外国珍宝，死犹及门；晚年残忍尤甚，数兴大狱。桧以妻妒无子，以内侄王禧为子，至是勒令致仕，黜其亲党之在位者。桧墓在金陵江宁镇，岁久荒芜。至明成化乙巳秋八月，为盗所发，获货财以巨万计。盗被执，有司故出其罪。桧与妻王氏僭用水银殓，颜色如生。有司阴令人碎其尸，分投于各处厕中，亦一快事也。

金完颜亮弑金主亶而自立，且欲并宋为一统，乃密隐画工于奉使中，俾写临安湖山以归，为屏，图己象于吴山绝顶，题诗其上，有“万里车书盍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之句。因遣使征诸道兵，遂迁都汴京。宋钦宗卒于金，钦宗后朱氏，生皇子训于五国城，在金，不知所终，金主亮使高景山、王全来求汉淮之地。帝问之，全曰：“赵桓今已死矣。”始闻靖康帝之丧。金主亮欲南侵，太后徒单氏谏之，亮弑太后，遂大举入寇。众六十万，号百万，远近大震，两淮失守。金主亮率大军临采石江上誓师，明日济江，会虞允文奉命往芜湖，迎李显忠，交王权军，且犒师采石。允文至采石，王权已去，显忠未来，敌骑充斥，官军三五星散。允文谓坐待显忠，则误国事。遂立招诸将，勉以忠义，众请死战。乃命诸将列阵，部分甫毕，敌已大呼，麾百万艘绝江而来，抵南岸，直薄宋军，军少却。允文入阵中，抚统制俊之背曰：“汝略闻四方，立阵后，则儿女子尔。”俊即挥双刀出，殊死战，中流宋军以海船冲敌舟，皆平沈。敌半死半战，日暮未退。会有溃卒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从山后转出，敌疑援兵至，始遁。允文又命劲弩尾击追射，大败之。亮乃率军趋扬州。金人怨金主亮之暴虐，另立曹国公乌禄为帝，更名雍。下诏暴金主亮罪恶数十事，遣兵绝其归路。金主亮至瓜州，召

诸将约以三日济江，否则尽杀之。军士危惧。又闻曹公乌禄即位于辽阳，遂共谋杀亮。金师渡淮北还，金主雍遣使来聘，宋遣起居舍人洪迈使金，以贺金主登极，且请河南地，欲正敌国之礼，金主不从。

初，二帝北辕，金以玉牒追捕太宗之后，鲜克全者，惟高宗得脱。高宗止有元懿太子蓐，三岁而卒。帝无子，选太祖子秦王德芳五世孙称之子伯琮，命张婕妤鞠之。生六岁矣，封为普安郡王。王天资英明，豁达大度，平居服御俭约，每以经史自适，骑射翰墨，皆绝于人，至是已三十岁矣。帝知其贤，更名瑗，立为皇侄。未几，更名昀，立为皇太子。帝在位三十六年，传位于皇太子，自称太上皇。退居德寿宫，谓群臣曰：“付托得人，吾无忧矣。”后又二十六年崩。

昀即位，是为孝宗。追复岳飞官爵；以礼改葬，官其孙六人。帝锐意恢复，以张浚为枢密使，都督江淮军马，开府建康。张浚入见，谓金人至秋必为边患，当及其兵未发攻之。帝然其言。史浩阻之。勿听，乃议出师渡淮，会李显忠、邵宏渊亦献捣虹县、灵壁之策，帝命先图二城，浚乃遣显忠出濠州，趋灵壁；宏渊出泗州，趋虹县。金都统萧琦用拐子马来拒，显忠与之力战，遂复灵壁。显忠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人，于是中原归附者接踵。宏渊围虹，久不下。显忠遣灵壁降卒开谕祸福，金守将乃出降。宏渊耻功不自己出，会有降千户诉宏渊之卒夺其佩刀，显忠立斩之。由是二将不协。李显忠败金萧琦于宿州，获之，复其城。捷闻，帝手书劳张浚曰：“近日边报，中外鼓舞，十年来无此克捷。”金孛撒复率步骑十万来攻宿州，李显忠率所部力战却之。邵宏渊耻前功不自己出，因按兵不动，且顾众曰：“当此盛夏，摇扇之不是暇，奚暇披甲苦战乎！”人心遂摇，无复斗志，诸将各遁。显忠知势不可孤立，遂夜引还，至符离，师大溃，所丧军资器械殆尽。张浚还扬州，上疏自劾。帝以符离师溃，乃议讲和，因贬张浚。浚行次余干，遂得病，数日卒。帝遂决意定和。盖时值金主雍之贤，无可乘之衅，适金遣使来责，兼督岁币。帝遣魏杞至金，正敌国之礼，易表为书，改臣称侄，减岁币十万而还。于是南北讲好，俱得休息矣。

帝聪明英毅，节用爱民，好学勤政，听言纳谏，崇儒重道，疏斥宦官，严饬赃吏，逸欲之事，毫无可指，为南宋之贤君。以虞允文、梁克

家、陈俊卿等为相，境内治安，人民乐业。朱子《资治通鉴纲目》成，上之。熹字元晦，婺源人，今江南徽州府婺源县是也。少有求道之志，父松，知饶州，疾亟，嘱熹曰：“胡宪、刘勉之、刘子翬三人，学有渊源，吾所敬畏。我死，汝宜师之。”熹遂往学焉。宪，安国从子。高宗时，禁伊洛之学，宪与勉之求得程颐书，潜抄默诵，夜以继日。勉之结草堂，读书其中，力耕自给，淡然无求于世，子翬，轸仲子。勉之与宪、子翬日相往来讲学，学者踵至。勉之以女妻熹。熹得道统之正，自勉之始。熹又闻延平府李侗学于罗从彦，从彦学于杨时，杨时学于程颢、程颐。遂徒步往从侗，得《大学》及《中庸》、《论》、《孟》之传，乃作《四书集注》，开后代儒教之宗。熹弟子蔡沈，著《书经传注》。熹又与张栻、吕祖谦等交。栻字敬夫，浚之子，世称南轩先生。祖谦，好问之孙，世称东莱先生。曾祖希哲，从程颐游，以儒行名于世，故吕氏子孙有中原文献之传。朱熹历仕外任，至是帝以熹为兵部郎官。兵部侍郎林栗，言熹所至携门生数十人，习为春秋战国之态，妄希孔孟历聘之风，绳以治世之法，则乱人之首也。熹因辞归。丁未十月，太上皇崩。帝奉太上皇，孝养备至，升遐之日，哀慕尤切。致丧三年，群臣屡请遵易月之制，不从，诏皇太子参决庶务。帝在位二十七年，传位于太子惇，是为光宗。尊孝宗为寿皇圣皇帝，退居重华宫。光宗欲诛宦者，近习皆惧。遂谋离间寿皇与帝后。帝疑之，不能自解。会帝得心疾，寿皇购得良药，欲因帝至宫授之。宦者遂诉于李后曰：“太上合药一大丸，俟宫车过，即投药，万一有不虞，其奈宗社何！”后心衔之。顷之内宴，后请立嘉王扩为皇太子。寿皇不许。后退执嘉王泣诉于帝，谓寿皇有废立之意。帝惑之，遂不朝寿皇。李后又以黄贵妃有宠，因帝祭太庙，宿于斋宫，后杀贵妃，以暴疾闻。翌日，合祭天地，风雨大作，黄坛烛灭，不能成礼而罢。帝既闻贵妃卒，又值此变，震惧增疾，遂不视朝，政事多决于李后，后益骄恣。寿皇闻帝疾，亟往南内视之。且责后，后怨愈深。帝疾瘳，群臣请朝重华宫，帝已许诺，李后阻之，遂不果行。

帝自有疾不视朝以来，胡晋臣与留正同心辅政，中外帖然。寿皇有疾，帝与皇后游玉津园，兵部尚书罗点请先过重华宫，帝不许。起居舍人彭龟年连疏切谏，不报。群臣上疏请者相继，帝复以疾辞。